

文史资料选编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7,000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11071·133 定价: 0.70元

(内 部 发 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六辑

目 录

志同道合 肝胆相照

——回忆谢老和我们的父亲何叔衡的

革命友谊……………何实山 何实嗣 (1)

施滉烈士——清华大学留美学生中

最早的共产党员……………史 辉 (13)

读章士钊《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后……………汤谪青 (26)

附：安徽省安庆市博物馆来信…………… (29)

记五大臣出洋事……………马士良 (31)

附：五大臣略历及随员名单…………… (32)

一代报人——邵飘萍……………汤修慧 (34)

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派刘桂五去

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经过……………陈大章 (60)

朱自清先生的生平事迹……………陆祖德 (85)

附：一九四九年“编委会”拟定的《朱自清全集》目录…………… (103)

冯玉祥晚年生活片断……………于志恭 (105)

泰山历险前后

——冯玉祥先生掩护刘思慕脱险的

经过……………曾 菀口述，于志恭整理 (150)

附：我是怎样掩护刘思慕脱险的？……………冯玉祥 (156)

为报生父仇 手刃孙传芳	施剑翘 (159)
琉璃厂记闻	曹尔泗 (171)
鲁迅与琉璃厂	叶祖孚 (197)
慈仁寺考略	雷梦水 (210)
北京“烤肉季”简介	季闲臣 (220)

志同道合 肝胆相照

——回忆谢老和我们的父亲何叔衡的革命友谊

何实山 何实嗣

我们的父亲、党的创始人之一何叔衡同志壮烈牺牲已经四十四周年了。父亲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尊师、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革命战士谢觉哉同志，也已逝世整整八周年了。每当回想起这两位革命老前辈的时候，他们之间共同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的斗争精神，深厚的革命友谊，就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尽管由于岁月流逝，对往事的记忆已经不系统了，但这种怀念之情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切。

两个秀才走上同一条革命的道路

父亲和谢老的革命经历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从小同乡、同学，并且是至好的朋友。大约在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又都考中了中国最末一次科举的秀才。我家过去很穷，全靠租地主的土地耕种过日子，本来父亲不具备读书考秀才的条件。因为父亲诞生那天，恰逢五月初五端午节的午时，再加上他排行第五，一般旧脑筋都说：“男儿要五不得五(午)”，意思是说，生辰逢五(午)是很难得的，因而是最吉祥和最幸运的。父亲竟占了五个五(午)，

这是了不起的事，邻居亲友都来祝贺。祖父信以为真，就叫其他伯父去种佃田，下决心送父亲读书，后来父亲中了秀才，这是我家族上没有过的事。谢老的祖上也没有中过秀才，我们整个乡自明清以来也没人中过秀才。父亲和谢老都中了秀才，在当时社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按照封建礼教，中了秀才就属于士绅阶级，高人一等，左乡右邻、亲戚朋友，都以此为荣；而我们的父亲和谢老却并不以此为荣，相反以此为辱。谢老说过：如果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种事。因为父亲和谢老在同当地豪绅的交往中，已经亲身感受到了他们的虚伪和可恶，并且由此产生了对整个封建制度的否定和痛恨。记得早在一九一〇年前后，谢老和父亲在宁乡云山书院讲学时，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就曾有所改革。他们反对八股文，提倡应用文、白话文，因此而遭到过官府和守旧分子的反，被称为“学匪”。对此，父亲和谢老却泰然处之，并和他们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在当时的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一九一二年，父亲放弃在云山书院教书的工作，进入了湖南第一师范讲习科学习。第二年，谢老也放弃在云山任教，进入湖南商业学校深造。环境的变化，使父亲和谢老的视野更加广阔，思想更加活跃，成了他们光荣一生的新起点。在这期间，父亲首先认识了后来成为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富有远大抱负的志同道合者。父亲在讲习所毕业后，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与毛泽东同志往来密切，相知渐深，常和毛主席等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的问题。父亲所得的见识，都告诉谢老，特别是父亲曾多次对谢老说：“毛润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这样就使得谢老在还未认识毛主席之前就对毛主席有了很深的印象，产生仰慕之情，后来终于成为毛主席的战友。这样父亲和谢

老由同乡、同学、朋友逐步变成了坚定的志同道合者，逐步树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记得有一年，谢老的一个堂弟死了，谢老就曾写了一首这样的挽联：

性命等于小埃尘，频年苦里愁中，剩下皮囊归黄土；
世界若无大改革，自此生而死去，有何趣味在人间。

在这首挽联中，谢老即满怀深情痛惜这位穷苦弟弟的早逝，同时也大声疾呼：社会如不进行彻底改革，就是活着的人，也没有多少趣味。这首挽联传出去以后，当时社会上的旧势力极为反感，大骂谢老和父亲，甚至进行种种恐吓。由于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谢老和父亲“朋友赛过兄弟”，他们志同道合，坚定不移。一九一七年冬，毛主席、蔡和森和我们的父亲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谢老是毛泽东同志和父亲介绍最早参加的会员之一。一九二五年由父亲和姜梦周同志介绍，谢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谢老和父亲更加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行列中，把他们的全部生命和力量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

记得谢老后来在回忆父亲和他的这段经历时，曾十分感慨地说：“我想，我们两个秀才，没有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自己却成为革命者，这算得是人生幸事。”父亲和谢老都是老秀才，曾经饱读诗书，具有丰富的旧学问。但他们没有被旧学问束缚思想，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接触马克思主义。正如林老（伯渠）所说：“旧学问一经和革命学问相结合，就会蔚然发出奇光。”正是这种奇光，照亮了父亲和谢老前进的道路，使他们的一生，成为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最密切的合作

一九二〇年六月，毛主席和父亲在湖南成功地领导了驱张运动，军阀张敬尧被赶走，湖南省教育委员会换人。这年六月，父亲被省教育委员会派往省通俗教育馆任馆长。湖南通俗教育馆编辑出版《湖南通俗报》。《通俗报》从辛亥革命到父亲任馆长以前，都是当时省政府装点门面表示关心民众教育的装饰品，办报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方针，每天除登载一些政府的文告、空洞无物的讲演、评论之外，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父亲担任馆长以后，决心把通俗报办好，使它成为宣传新思想，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有力工具。为此，父亲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要办好报，必须有一批好的办报人，要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父亲想到的第一个人是谢老，并请谢老担任总编辑，同时还邀请了熊瑾玠、周世钊几位老同志，分别担任了经理和编辑。

开始，由于从馆长到编辑都是小学教员出身，对办报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请当时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同志出席了第一次编辑会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在这种有利条件下，谢老等同志和父亲进行了最密切的合作。谢老担任总编辑，工作最辛苦，每天忘我地工作。谢老当时写的一封信中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工作情况，他说：“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床。洗脸呀，做八段锦呀……，差不多要七点多钟。八点钟时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编报，要到十一点才完工，最后看几十分钟报就吃中饭。饭后，或者到学校里上课，或在修业学校教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点灯后要预备明天的稿

子，或者自己做点文章，大约要几十分钟。”为了协助父亲办好《通俗报》，谢老每天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工作。同时由于父亲和谢老接受了毛主席的指导，报纸的质量也很高。当时别的报不敢提出的问题，《通俗报》敢提，如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等口号和文章，都是别的报不敢涉及的，而《通俗报》却能为此而大声疾呼。当时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谢老在《通俗报》的“小批评”、“随感录”中发表的那些揭露社会上怪象丑态的讽刺短文。这些文章说话不多，句句搔到痒处，打中要害，使被批评的人赖不掉，躲不脱，反驳不得。读者觉得这样的短文，说出了自己想说不敢说的话。《通俗报》的发行量大大增加，由过去的几百份销到六七千份。有些中小学还把它作为课外必读之物，工人和市民读它的人也一天天增多。连没有读报习惯的农民也订阅了它。对此毛主席极为称赞。当时的《通俗报》实际上成了推动湖南新文化运动、宣传进步思想的有力工具。因此反动当局和社会上的恶势力对此极为恐慌，他们惊呼《通俗报》宣传了“过激主义”，说何叔衡尽用新民学会会员做干部，这些人都是过激派，天天在报纸上对政府的措施冷嘲热骂。他们还攻击说：“政府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是教育民众的《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这样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赵恒惕就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父亲的馆长职务，谢老的总编辑职务也随着父亲的撤职而取消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父亲办《湖南通俗报》的成就实际上是在毛主席的帮助下，谢老等同志密切配合的结果，它对于湖南早期的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三次请示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七长沙“马日事变”以后，父亲和谢老被迫离开长沙到上海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他们又先后秘密通过敌人封锁线，从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父亲任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和内务部长等职务，谢老最初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后任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一九三三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父亲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被扣上“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撤销了领导职务。谢老对此很不理解。因为谢老和父亲由于共同的革命信念，走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患难与共，生死相交，他是最了解我们的父亲的。他知道父亲从认识毛泽东同志起，就是毛泽东同志进行革命活动的最直接的参加者和最坚决的支持者。早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在新民学会讨论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改造中国与世界时，父亲就和毛泽东同志一样坚决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另外一些人则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父亲崇敬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也信任父亲，他常向人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象这样一个耿直、诚恳，在紧急关头临危不乱、决断有方的人，为什么要受到如此迫害呢？谢老对此很不理解，很不赞成。为此曾三次向毛泽东同志请示。谢老第一次去请示时，毛泽东同志没有吭声，谢老知道毛泽东同志平日是有问必答的，没有继续再问。过不久，谢老又去请示毛泽东同志，谢老说：“听说把何叔衡的

职撤了？何老头有什么错？”谢老用深邃的目光望着双眉紧锁的毛泽东同志，期望能得到答复，可是毛泽东同志听后仍然一声不吭，好象怕谢老继续发问，慢慢地走开了。这使谢老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不但迫害了忠心耿耿的父亲，同样也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同志有苦难言，只好保持沉默。由此可见，谢老是多么了解和关心父亲，在父亲最困难的情况下，又是多么坚决地支持我们的父亲。

怀表和小钢刀

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后，中央决定让父亲和瞿秋白、邓子恢等同志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谢老随大军长征。这年九月，在大军突围的前一天，父亲在苏区一间破旧的房子里，想方设法弄来了一些猪肉和一条鱼，还有他自种的蔬菜，为谢老送行。长期患难相共的谢老和父亲，现在要分手了，彼此都很严肃和沉默。饭后，父亲用马送谢老回住处。在分手的最后时刻，父亲满怀深情地把自己使用过的一块表和一把小钢刀送给谢老。在艰难的岁月里，父亲虽然为党东奔西走，到处筹款，并为党管理过钱财；但他自己长期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这块怀表是父亲在一九三一年冬，从上海去中央苏区化装成“富商大贾”，穿过敌人封锁线时使用过的。在谢老西去长征的路上，父亲把这块有不平凡经历的怀表送给谢老，深刻地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战斗友情。

谢老随军长征后，父亲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福建长汀、武平交界的水口，遭敌袭击，不幸壮烈牺牲。父亲和谢老依依惜别的那一晚竟成了他们几十年生死相交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九四〇年，实嗣从重庆到延安后，谢老当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

谢老知道父亲牺牲的消息后，心情极为悲痛，当即把那块珍贵的怀表转交给实嗣，并说：“你父亲生前有句话，就是‘我要为苏维埃流下最后一滴血’，今天看来他果然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临别前他给了我这块怀表和一把小钢刀，小钢刀已经不在，这块怀表我应该转交给你们，你们留作纪念吧！”以后在父亲诞生七十周年的时候，谢老又写了一首怀念诗：

乙酉古历五月五日为何叔衡同志七十诞辰作：

怀沙屈子千秋烈，
焚券婴齐一世豪；
十二年前生死别，
临行珍赠小钢刀。

在这首诗中，谢老以屈原“怀沙赋”仗节死义、自投汨罗江而死的比喻，歌颂父亲临难不屈的壮烈情景。又以历史上传说的齐冯谖为孟尝君收债到薛国，矫命以债赐诸民，因烧其券的故事作比喻，歌颂父亲在中央苏区领导土地革命时的丰功伟绩。同时还追忆十二年前和父亲最后一别珍赠怀表和小钢刀的往事，表达了谢老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今天，每当我们看到这块父亲和谢老都曾使用过的旧怀表时，无限的悲痛和怀念一齐涌上心头。这块表已成为中国人民的珍贵革命文物，记录着这两位革命老前辈在戎马生涯的艰难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友情。

为牺牲者写纪念文章

对父亲的不幸逝世，谢老象对待许多牺牲的先烈一样，是极

为悲痛的。早在一九四三年，在父亲牺牲八周年的时候，谢老就写了《忆叔衡同志一文》，对父亲的一生作了追述，并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对他所熟悉的其他先烈，如姜梦周、王凌波等同志也一一写文章纪念。对于父亲的牺牲的经过，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他在大军长征后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因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被杀死；另一说法是，他被围困在山上，围者逼近了，因年老体弱走不动，掏出手枪自杀而死。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全国解放后，谢老曾多次托人调查。最后查明了牺牲的真实经过，是我们的父亲从山顶滚下被国民党逮捕，后来同时被捕者有人叛变，供出他是何叔衡，因而被国民党枪杀，壮烈牺牲。谢老又专题在《革命烈士诗抄》上发表《调查附记》，对父亲牺牲的真实经过作了新的介绍。他这种对先烈、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但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挥泪写挽词

一九五七年三月，谢老回到了一别整整三十年的故乡。刚到旧居，谢老就想去看望相距十多华里的我们年逾八旬的母亲。谢老知道，自一九二七年我们的父亲被迫离家以后，母亲也没有过一天安宁生活，经常为躲避反动派的追捕而独身逃进深山密林，受尽了无数艰辛。当时谢老身边的同志考虑到谢老已经七十四岁高龄，又坐了几百里路的汽车，劝他第二天上午再去，谢老同意了。但事情竟是这样的凑巧，我们的母亲竟在当天深夜逝世了。第二天，谢老刚准备从旧居出发去看望三十多年不见的老人，刚跨出大门，却传来了我们母亲已经逝世的噩耗，谢老听了，极

为悲痛，十分感叹地说：“事情这么凑巧，我为什么不能和她再见一面啊！”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当时右手颤颤巍巍地提起笔，铺开纸，挥泪为我们的母亲写了挽词：

何老太太千古：

我与叔衡少同学，壮同事，同做共产党员，可惜他
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我这次回乡，拟来看您，而今天
您又逝世了，生死永诀，不得一面，万分遗憾。叔衡同
志的一生是光荣的，当然您也是光荣的。

您安息吧！

谢觉哉

挽词写好后，谢老又安排秘书吉世霖同志代表他和副县长尹
泽南同志一道参加县人委为我们母亲举行的追悼会。这天上午谢
老心情非常沉重，深切表达了他对我们父母的怀念之情。

难忘的嘱咐

由于谢老和我们父亲的亲密的关系，几十年来，谢老对我们
姐妹俩就象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在政治上对我们的关怀以
及各方面对我们的爱护都是无微不至的。一九二九年三月，实嗣
在上海和杜延庆结婚，当时父亲去苏联学习未归，谢老知道实嗣
结婚了，亲自代表父亲赶来祝贺，并对实嗣说：“你和延庆结婚，
父亲又不在，我没有什么礼物，这里只有六块大洋，你去买件衣
服作个纪念吧！希望你们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实嗣知道，当时

我党正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的干部是没有多少生活费的，六块大洋该要使谢老作多大的节省啊！实嗣接了谢老的礼物，想为了追求真理正在苏联学习的父亲，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

一九三八年一月，实山和毛泽民等同志一道去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路过兰州。当时谢老是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谢老向全体去新疆的同志介绍情况之后，又以父亲对女儿的感情，单独接见了实山，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看到去新疆工作的艰巨性，那里是沙漠地区，你们长期生活在内地，生活习惯可能不适应，这不要紧，慢慢会适应的。更重要的是那里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要把困难想多一点，这样对开展工作有利。”由于谢老的帮助和嘱咐，后来实山比较好的完成了党分配的那一部分工作。

一九四〇年五月，实嗣从重庆到延安，这时谢老知道我们的父亲已经牺牲了，他对我们在政治上、生活上的关怀更多了。在实嗣即将去参加征粮团工作时，谢老把实嗣叫到他的身边，反复地嘱咐说：“你刚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又是从南方敌占区到陕甘宁边区去，环境发生了变化，你要好好地对党工作，特别要准备吃苦，要接受党对你的新考验。”并说：“要联系群众，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同时特别嘱咐实嗣：“要坚决执行边区政府制定的政策，用政策去发动群众，这样才能完成任务。”临走时谢老还非常风趣地说：“如果带回来一身虱子，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征粮工作结束后，实嗣回到延安。谢老知道实嗣在工作中能联系群众，感到高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实嗣，带回虱子了吆！”问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全国解放以后，每当逢年过节，我们都要去看看谢老。我们

每去一次，谢老总是问长问短，从工作到家庭，总是一一嘱咐。一九六三年以后，谢老患病，行走艰难，我们每一次去看他，他总要王定国同志搀扶着他把我们送出大门口。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姐妹俩和陈刚同志（实山的爱人）、杜延庆同志（实嗣的爱人）都受到审查。谢老当时虽在重病中，但他对此非常关心。有一次实嗣去看他，谢老一见面就关心地问：“实嗣，你‘解放’了吗？你姐姐‘解放’了吗？”实嗣回答说：“都‘解放’了。”其实当时谁也没有“解放”，而且实山的爱人陈刚同志，一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已经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致死。实嗣为了安慰重病中的谢老，这些情况都不敢真讲。但谢老从实嗣低沉的口气中，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事情的真象，心情非常沉重。

一九七〇年冬，实山从四川来到北京。我们姐妹俩去看望重病中的谢老，当王定国同志告诉谢老：“实山、实嗣来了。”谢老一听到实山的名字，非常高兴，艰难地睁开双眼看了姐妹俩一眼，慈祥的眼泪流了出来。一九七一年六月，谢老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姐妹俩再次去看他时，谢老已不能言语，眼神也已无光，当王定国同志贴近谢老大声喊：“谢老，实山、实嗣看你来了！”谢老艰难地“嗯”了一声，微微点了点头。望着这位慈祥、可敬的革命老前辈，顿时我们再也忍耐不住内心的悲痛，眼泪不停地往外流。我们知道，谢老此时此刻该有多少话语要嘱咐我们啊！但他只能积压在心中，永远无法向我们表达了。但是几十年来，谢老作为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已经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高尚品德和风格，将为亿万人民所仿效、所传颂。

今天，当我们满怀深情回忆这两位革命老前辈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纪念就是：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施滉烈士——清华大学留美学生中 最早的共产党员

史 辉

[本文是根据访问施滉同志生前的战友 冀朝鼎、徐永燊、罗静宜等同志的谈话记录和有关资料综合整理而成，并经罗静宜同志审阅订正。]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日，清华学校一九二四级在京的老校友回到母校，在母校图书馆里，为他们亲爱的同学、清华留美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施滉烈士，立了一个汉白玉纪念碑，碑上嵌着烈士的铜像。上面这几句话就是刻在这块石碑上的诗句，它永远铭记在每个清华同学的心坎里。